

元宵节 (外一首)

□ 夏雨

彩灯流转着笑声
烟花载满祝福

生活不需要大惊大喜
像这样,我们挽着父母
孩子牵着我们,就挺好

一碗碗汤圆,融入了
还没有走远的祝福
在烟火气里,沉沉浮浮

● 日子,从柴米油盐数起

晨钟暮鼓,敲响的
不是佛,不是禅
更不是每天背着太阳
行走的英雄

比如一位佝偻着腰的老农
太阳,每天也会压在他的背上
让每一个日子,从柴米油盐数起
不舍得丢掉一毫一厘

生活是诗歌的源头
但不一定每一段生活
都酝酿成诗

早春有感

□ 曹湛

江堤迎晨曦,
山色掩入眼。
如不入心怀,
画亦苍白冷。
爱本由心生,
我岂独忘怀。
中途红日至,
华光共璀璨!



雨过琴书润



风来墨翰香



芝兰有异香



苔花老屋



似兰斯馨



如松之盛



行走(外二篇)

□ 胡继红

意向谁证明与那些虚头巴脑的冠冕堂皇的事物格格不入,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,昂扬而充满光明的样子,让冷寂山野瞬间生动起来。

你的行走与自然气息相投,不分地域,也不分季节。在悠然的脚步下,你有靠得越来越近的草木,有拉扯得越来越亲密的山野。

半部诗稿诞生记

大约三四年前,S老师约我合出一本诗集。当时,以为他一时兴起,说说而已,我随口答应他,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下文。到去年隔三岔五地见面,他也只偶尔会提提出书的事,我也只和从前一样仍然用哼哼哈哈之类的语词来回复。对于S的邀约,起初,我既有些心动,又有些不在意。说心动,是因为此前自己曾有过类似的念想,由于某种原因,终至于让这想法销声匿迹,而这时仿佛酣睡的人突然被唤醒,内心又重生愿景;说不在意,是觉得怕是对方心血来潮时的一时快意,似又不可当真。

我就曾把写过的诗稿收拢在一起,分门别类地整理好,甚至煞有介事地写过一篇美其名曰的跋,文末至今还署着写作时间:2016年2月24日晚22时21分。我想,我肯定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。只是,激情过后,又是一番风平浪静,复归一片沉寂。到后来,用了新鲜的眼光倒回去看先前的分行,觉得只是些零散的文字碎片,没有太多的承载。于是,索性封存起那些年写下的粗劣长短句。有些遗憾的是,那篇跋不再有任何依附,孤零零被锁进抽屉。这一锁就是六年多的时间。至于那偶起的冲动也因此彻底慢下来,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。烧得再红的铁,最后还是需要淬火。而自己粗制滥造的东西连烧红的铁都还算不上,那更用不着急。

然后的然后,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,漫不经心地写,像春天的桃树,由着它花开,也由着它花落,挂多少果不在预设的范围。从此,我也不再去计较何时出集子的事。只是,后来同S熟络起来,他每次提到出集子,我心头都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,那种果实上树,累累而挂的场面,似乎离我越来越近。但这种喜悦来得快去得快,仿佛风中炊烟,还未爬上树梢,又静悄悄消失在林子里。前两年,他偶尔不紧不慢地提醒我抽时间整理稿子。近来催促得有些频繁,差不多每次见面都要说起此事。

写这篇短文的前几日,我在菜市场买菜,S去上班,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,他说得更清楚,从请人写序到联系出版等相关事项,都预先做好了谋划,然后直接告诉我,按照与出版商协商的结果,预计整部书稿含180首诗左右,我只需准备好90首稿子给他就可以,其他的事不用我管。向来闲散的我,不太愿意打理这些看上去细枝末节的事,他的话再次让我动心。可我还在纠结手头没有什么好稿。他又说,有几首看得过去就可以。我知道,他是在为我打气。我却很尴尬,整不出拿得出手的稿子,着实有些诚惶诚恐。他接着说,不管怎样,这么长时间的“零打碎敲”,是时候给自己一个交待。我们只求过程,不问结果,就当是为自己留个纪念。这话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,当然也是说

给我的。对此,我不可以再“哼”“哈”下去。箭在弦,不得不发。这文火都烧几年了,到现在越烧越旺,就算是枚哑箭,也得投掷出去,蹦出的火星有几颗就算几颗吧!

前段时间归总的2016-2019年间的散乱诗稿130多首,看了几遍之后,砍去四十来首,剩下的并在一起发给S,他秒回我信息,至此,这半部诗稿就这样诞生了。

烟甸与铁轨

烟火气总是一座城的主旋律,这旋律不时萦绕耳边。它又仿佛一幅世俗图画,铺陈在众生面前。已经冬天了,有没有太阳无关紧要,车水马龙依旧,川流不息的行人依旧,时间攥紧在手心,脚步未敢懈怠。而你要去探访瓷都曾经的痕迹,哪怕蛛丝马迹,也一定会有让人回味的地方。

梦园小区与昌河居民区交界处由一条大路连着,到昌河小区背后路近乎90度转弯,主路折向西,而此处向南稍走几步有处高台,后来知道是座桥洞,站在桥上向东望过去,一片散落的民居,越过这片区域,你看见一座曾经为烧瓷而建起的高大烟囱。烟囱用了厚实的红砖一圈一圈垒砌而成,大圈上面铺小圈,层层堆叠,铺成圆形的管状建筑,而那一身的红色,让人在不经意间瞥见。只是烟囱里再也没有了浓烟翻滚的日子。而浓烟对于烟囱而言,仿佛呼吸之于人。没有了呼吸的身体,恰似一道独特的标本贴在城市一角。烟囱在时光里遭遇弃置,落寞是在的,正像人的老去,老去其实是孤独的事,而且这种孤独还在不断加深,但同时,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成长,成长的内容是丰富的。一座城拥有吞云吐雾的烟囱,就曾经拥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桥洞东侧是一条下坡的水泥路,入口中间位置设有一块水泥石墩,很明显,这条小道专供步行,不许车过。顺着这条道走几步,探头一看,底下居然是一段铁轨,不过是一段废弃的铁轨。它从东往西穿洞而过。只是现在居民区不断扩展,抑或别的什么原由,铁轨被搁置,于是桥洞东侧的铁轨,因为修路,已被水泥铺平,但是两根平行的钢轨依然清晰在目。换了另一种形式,它们承载的仍旧是火热的俗世生活。

而西侧这段刚好处于主路与下坡路之间的空置地带,于是,就由着它见风见雨,由着它野草散漫。也有别出心裁的人,翻过一道短墙,进到里面,在轨道两侧种上蔬菜。曾经的故事轰轰烈烈,渐行渐远,而可以倾诉的对象似乎愈来愈少,你不过是心血来潮时的一个寻找这座城市旧踪迹的过客,这样的因缘际会中,倒也可以从落寞中窥见一段风驰电掣的身影,这身影追过风,也赶过月,诗和远方总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向你召唤!事实上,唧唧作响的行走,早已止步于尘埃,可尘埃之中却又从未消散过铿锵作响的后来者的脚步声。

挺起或者横铺,都是景德镇的一种姿态,烈火焚烧,煅烧一种品格;轰轰烈烈,不过是诠释一种一往无前的精气神。

一座城的原味从寂寞中来,就像一个人的焕然一新一新不过从漫长的孤独中姗姗而出!

水韵九江

□ 陈建国

水,让生命延续,水,让城市灵动。滴水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就能汇聚成小溪潺潺、湖泊清澈。最后汇入长江,到达大海。江南的九江,从唐诗宋词中走来,带着写意的水韵,让我痴迷于奔腾不息的江河、碧波荡漾的湖水之中。江南的九江,古老而年轻,低调而不失奢华,令我一见倾心。她枕长江抱鄱湖,她倚西海系赛湖,翡翠般的甘棠湖南门湖、八里湖芦兰湖镶嵌在城区内。九江得水而秀美,傍水而灵动,一幅幅山水秀画卷,徐徐在我眼前展开……

长江之畔,鄱湖之滨,庐山之麓的九江,因水而生,因水而名。九江的意思是“众水汇集的地方”。古时,九江被认为有赣江水、鄱水、修水、余水等九条江在此汇入鄱阳湖,故名九江。九江水资源非常丰富,秦始皇统一六国时,在此设立九江郡。有“江到浔阳九派分”之说的九江,又称浔阳、江州。九江因襟带水,水运发达,有通江达海,七省通衢,万商云集之誉称,是我国近代“四大米市”和“三大茶市”之一。

有“千河归鄱湖,鄱湖人长江”之称的江西,拥有长江岸线152公里,而这壮美的岸线全部在九江。长江岸线是港口、临江产业和城镇布局的重要空间,九江港是江西省唯一的通江达海的港口,发挥了以港兴城的重要作用。上世纪80-90年代,九江港客运量在长江各港口排名第二,超过上海港。年运送旅客,超过400万人次。那时,每到晚上,码头灯火辉煌,船来船往,鸣笛不断,旅客川流不息,货物运输八方。中国最长的长江大道与最长的京九铁路大通道在九江交汇,九江成为承东启西,引南接北的黄金十字交通枢纽。近几年来,九江港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战略,打造航运中心,2024年,九江港吞吐量达2.22亿吨,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。水清岸绿,人水和谐。漫步在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(九江段)内,秋风拂面,江水滔滔,感受到滨水岸线的美丽与活力,感受到最美岸线的多元文化的融合。仁立琵琶亭上,凭栏远眺,那巍峨壮观的庐山,雄奇险峻,雾绕山首。倚栏俯瞰,那长江岸线绿道,宛如一道静美的彩虹,绿道与九江长江大桥上风驰电掣的列车,一静一动,交相辉映。九江利用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,将琵琶亭、浔阳楼、锁江楼等景点,串珠成链,连点成片。徜徉在浔阳江畔,饱览美丽风景。当年白居易眼中的萧瑟早已远去,江岸呈现的是一派绿意葱茏,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。

位于鄱湖西滨,庐山北麓的九江,山色湖光倒影奇,白云碧水两相和;湖中白鹤翩翩舞,如诗如画美不胜收。鄱阳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湖,古称“彭蠡湖”“担石湖”。丰水季节水面达3150平方公里,枯水季节仅有500平方公里,有“洪水一片,枯水一线”之说。鄱阳湖碧波万顷,水天相连,渺无际涯,景色壮美。晴天浮光跃金,舟发鸟翔,雨时云水茫茫,风急浪高。那湖中冰川遗迹的鞋山岛、落星墩、老爷庙,演绎着经典传奇——朝霞万鸟出巢,落霞万鸟齐飞的壮丽景象,展示了湖、人、鸟和谐共生。

仁足在石钟山,看长江滚滚,观鄱湖浩淼。石钟山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,它雄奇秀丽,犹如一把锁挂在九江市湖口县,号称“江湖锁钥”。它自古为军事要塞之地。钟山悠悠岁月深,石山湖滩印旧痕。石钟山在黄昏中低吟浅唱:此地就是明代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鄱阳湖水域的古战场。此时此刻,让我穿越时空,看到了,水面战船旌旗遮天蔽日,湖岸金戈铁马,战鼓震天动地,杀声回荡,无数将士的鲜血染红湖水……最终,朱元璋以少胜多,为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。石钟山是由石灰岩构成,下部有洞穴,深不可测,形如覆钟,微风鼓浪,水石相击,响声如洪钟,故名“石钟山”。站在石钟山,倚栏俯瞰,长江与鄱阳湖汇合处,水线分明,江水浑浊,湖水碧清。这是《泾渭图》中著名的“江湖两色”景象,是鄱阳湖上一大自然奇景,游客纷纷在此打卡留念。

初春的九江,烟雨绵绵,独自漫步在李公堤上,欣赏那好似一幅水墨画的甘棠湖、南门口。一湖春水,碧水微澜,垂柳丝丝,梧桐吐芽,小草嫩绿,小花绽放。那远方的庐山倒映湖中,缥缈而妩媚。一场春雨,装下对江南水韵——九江所有的印象。我轻轻地一呼一吸,细细聆听春雨落湖的声音,感受到雨水默默无闻地滋润万物,给大地带来无限生机,领略到水的流畅、平和、自然和柔美。

湖风吹拂,水面泛起层层涟漪,好似演绎着两湖变迁的印记。1200多年前,江州刺史李渤跨湖筑堤建桥,植树防风,引水入湖,蓄水灌溉,展现了先人与水共生和治水而安的智慧。李公堤建成,将湖一分为二,东边的湖称“南门口”,西边的湖称“甘棠湖”。两湖好像一位美貌少女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后人为了纪念李渤,将李公堤上的拱桥称为“思贤桥”。很久以前,湖水源自庐山脚下小溪,经莲花洞、十里老街、人民路汇集而来。甘棠湖北岸耸立的梧桐树,湖中的烟水亭被隐蔽起来,颇有神秘感,它充满历史气息。据考证,唐代诗人白居易建亭于湖中,取其《琵琶行》诗句“别时茫茫江浸月”,故又称“浸月亭”。后来,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九江讲学时,又在湖堤上建了一座亭子,取名“烟水亭”,源自他的诗句“山头水薄笼烟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两座亭子都已不复存在。到了明末,人们选择在浸月亭的旧址上重建了烟水亭。

从烟水亭广场,通过九曲小桥即可达到湖中烟水亭。走进圆形大门,就看到一座周瑜的雕塑,栩栩如生,眼睛明亮有神,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烟水亭中展示了许多关于周瑜的历史资料。相传,三国时期东吴水军都督周瑜在此,日夜操练水军,迎击曹军。我静静地,久久地仁立在亭栏旁,仿佛听到了战鼓擂响,看到了战旗翻滚……

纵观古今,九江的历史,就是一部“因水而生,择水而居”的历史。九江是一座得水而兴,得水而美的江南水韵城市。置身九江,碧水飘香,浅墨清韵。九江的水韵无处不在,那壮美的江河,像有灵性的生命一样,流进了九江人的血脉中,流淌着九江历史文化记忆;那美丽的湖泊,滋润着大地,孕育和滋长了九江人民;那柔美而灵动的碧水,赋予九江人智慧、精神和灵魂;那一幅幅江南水韵画卷,在赣北大地上展开……